

遷懷堂解文

卷一

十四

邃懷堂駢文牋註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遂懷堂駢文箋註卷十三

寶山袁翼著

門人高安朱舩箋註

擬廣連珠

蓋聞蜉蝣衣上刺成一部春秋電火光中築就百層樓閣廬語等於呼豨苦言利於餌藥是以角弓蛇影非非之疾痰未真金帶虎頭夢夢之功名乃錯

連珠

傅元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而廣之也黃叔琳曰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于班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倣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又陳

懋仁文章緣起註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

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始於韓非矣案梁武帝有賜到漑連珠簡文帝有被幽連珠惟班孟

堅受詔作故首云臣聞士衡諸人或放之或演之故亦云臣聞子山非受詔作則云蓋聞孝儀作豔體則

云妾廋語國語晉語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聞也廋語對也注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于朝也

呼豨見古詩十九苦言戰國策商君曰苦言藥也甘言首續解序言疾也史記留侯世家忠言

逆耳利于行毒蛇影風俗通怪神篇予之祖彬為汲藥苦口利于病蛇影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

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彬使宣于故處

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宣遂意解又晉書樂廣傳亦載有此事但人名俱不合未知

孰是或晉書非非楞嚴經如存不存若盡不盡金帶襲通俗文也非非如是一類名非想非非想處

虎頭見答劉夢夢詩小

孟眉啟

蓋聞懲羹吹虀卽自求辛螫之心畫餅充飢亦大嚼屠
門之意宴安必至噬臍歡樂生於破涕是以盍旦鳴夜
惟曰得過且過杜宇喚春亦云歸去歸去

懲羹

楚詞九章懲熱羹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也

畫餅

三國魏志文帝謂盧毓曰名如畫地

成餅不屠門

桓子新論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雖不可啖也

得肉實宴安

左閔元年傳

噬臍

見天啟六年

破涕

劉琨答盧湛詩序時

復相與舉觴對盍旦

庶物異名疏坊記篇注盍旦夜鳴求陽之鳥也言盍旦欲反夜

作旦求所得過且過

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卽五

靈脂也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杜宇

禽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田藝衡留青日札子規人
但知其爲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

名思歸鳥不知亦爲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歷書百草奮興姊歸先嗥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

蓋聞經史之外書盡可燒粟帛之餘物皆可棄清談盛而典午亾語錄興而金人至是以漢京舉士必先孝弟力田初祖傳心不立語言文字

清談

世說輕詆桓溫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

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晉書王衍傳衍終日清談石勒王彌寇京師衍爲元帥舉軍爲石勒所破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虛浮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案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于嵇阮三盛于王樂而晉亾矣又案困學紀聞云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滅其三不可以清談議晉

典午

蜀書譙周傳文立從洛陽還蜀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

月西者謂八月也語錄

案周密癸辛雜志曰嘗聞吳興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

至八月文王果崩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曰爲聚斂開閭扞邊者則曰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曰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曰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創建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膺仕而士子場屋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稱名士否則正色立朝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有不得而辨之者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尙少頗有嘻其甚矣之歎後至淳祐間每見達官朝士必憤憤冬

烘弊衣非食高巾破履雖清班要路莫不如此密而
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

金人至

宋史紀事本末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
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粘沒喝自雲中趨

太原幹離不自
平州入燕山

力田

漢書惠帝紀四年春正月舉民
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案章懷後

漢書注三老孝弟
力田皆鄉官之名

初祖

見上張彝

文字

維摩詰經文殊問維摩仁

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
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不二法門

蓋聞未出之雲必非是雲再燃之火豈卽前火精氣化

爲遊魂神道始談因果是以隱侯舌斷叩首而謝齊和

輔氏師還結草以報魏顗

燃火

見因果錄輯解序

遊魂

易繫辭

隱侯

見因果錄輯解序

結草

左宣十五年

年傳

蓋聞寵不傲席延年色衰而身誅相不封侯李廣數奇而脰絕芒刺生於驂乘猜忌萌於加膝是以冊長指王后則國色可憎用伏獵侍郎則經儒盡黜

傲席

戰國策嬖色不傲軒席寵臣不傲軒

延年

漢書佞倖傳李延年其愛倖時埒韓嫣及李夫

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又外戚李廣傳孝武李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漢書李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已下以軍功取侯者數十

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豈吾相不當侯耶又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又

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芒刺見書引刀自頸史記田單傳自奮絕脰而死

土柳枝加膝禮檀弓長指列女傳鐘離春者齊無鹽邑詞後

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膝案後漢書楊賜傳注引作長肚

新序同今从顧

伏獵

唐書李林甫傳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

之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于張九齡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

蓋聞鑄山熬海難買續命之絲織履分香猶望奸雄之墓兒女未免情深神仙惜其藥誤是以關節不到惟有包老閻羅姓氏常留請問峴山太傅

鑄山熬海

史記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以爲鹽以

故無賦國用富饒又佞幸鄧通傳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及景帝立人有續命絲見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寄死人家續命絲勸施獄囚分香望墓
魚豢魏畧武帝遣令健仔伎人於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樂時時登

寒衣啟

分香望墓

魚豢魏畧武帝遣令健仔伎人於

銅雀臺望我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
又陸機弔魏武帝文序云游

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鍾嶸詩品張華詩猶恨遺令云云與魏畧同兒女情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藥誤古詩服食求神關節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

語曰關節不到惟有閻羅包老峴山世說傷逝羊太

國史補造請權要爲之關節峴山傳好山水每風

景必造峴山劉孝標注引十道志曰祐沒襄人感其

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爲墮

碑淚

蓋聞落落之交夢魂相浹矯矯之志膠漆自融拾金可

以割席下石甚於彎弓是以情深墟墓之間劍懸吳季

味在酸鹹之外痴嗜劉邕

落落

周祗執友箴落落喬松遼遼

膠漆

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

實如膠如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拾金

見書幾割席

古詩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世說德行管甯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甯讀如故歆廢書出看甯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下石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落陷阱不一引彎弓子孟壚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墓

禮檀弓吳季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

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酸鹹見續選于是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試帖序痂

嗜

見上周石民啟

蓋聞知人論史曉亦須撐洞隱燭微棺奚待蓋禾稗各有根菱涇渭自分流派是以香奩情重冬郎義不臣梁言行錄成魏公心實黨檜

棺蓋

晉書劉毅傳丈夫香奩見三友冬郎新唐書韓偓傳偓小

字冬郎

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

國破君辱爲戚而以官穹年高爲樂楊凝式諫父之

語壯矣旣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
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公十有二年流落
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
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
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
官而不用梁年號賢于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
史合列于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奩
集所言行錄謹案四庫全書提要名臣言行錄前
累耶言行錄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別集二
十六卷外集十七卷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別集
外集李幼武所補編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
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殘
缺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
多黨檜王文誥蘇海識餘紹興中制置使悉擁厚資
皆檜之食邑戶也張浚承制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
學上權出人主右故其豪富十倍世忠等視爵祿財
帛如土苴旣用以餉檜又父子倡名道學專濫施予
文其心學一時利祿之徒盈朝塞野競出門下率自

詭爲君子而若與檜爲異實則檜之徒也又浚自廢罷坐擁厚貲招徠門人後學日以道德相炫傾動朝廷而置檜於不問檜由是亦憾浚蓋小人之朋凶終隙末未有不因錢積爲嫌怨者也宋史張浚傳孝宗卽位封魏國公

蓋聞撰郭泰之碑中郎無愧議賈充之諡博士直言漏網倖逃於斧鉞幹蠱無補於子孫是以憤梁祖之篡唐廣王流涕痛彥回之賣宋褚賁辭官

郭泰碑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

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蔡邕傳邕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賈充諡晉書賈充傳充薨下

禮官議充諡博士秦秀議諡曰武帝從之漏網老子道

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諡曰武帝從之漏網德經天

網恢恢疏而不失案諺作不漏蓋斧鉞漢書刑法志

取諧聲耳鹽鐵論網漏吞舟之魚

斧鉞漢書刑法志

其次用廣王歐陽修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二兄曰

斧鉞全昱曰存八廣王全昱太祖卽位封太

祖將受禪全昱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與諸

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

三爾礪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于

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族安用

博爲太祖臥病全昱來南史褚賁傳賁少耿介

視疾與太祖相持慟褚賁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

深執不同終身憤憤有棲退之志南齊書褚賁傳淵

薨服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尙書散騎常侍

祕書監不拜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綦世以爲賁恨淵

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南齊書褚淵傳淵字彥回

蓋聞十二萬年孰後天而不老二十一史多欺世以盜

名食報竟愆於范母論命奚解於長平是以坐獨木之

床終身不語飲中山之酒千日未醒

十二萬年

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
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蔡西山推邵子經

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
致一也天地終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

統十二會猶後漢書范滂傳建甯二年遂大誅
歲統十二月范母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母顧謂其

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長平舊唐書呂才傳其
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敘祿命曰長平坑

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不語晉書隱逸
當六合案坑長平卒見史記白起傳范粲傳齊

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
帝輔政召郡臣會議粲義不到又稱疾闔門不出於

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佯狂不言寢中
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中

山酒博物志劉元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干
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葬之後

酒家計滿千日往視之云已葬于是開
棺醉始醒故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蓋聞銅山摧崩洛鐘為之遙應商羊既舞石燕因而騫

翔翡翠非惡金而善屑雕弧必黏漆而始強是以鬪蟋

蟀於堂前暮夜來乞恩之札坐櫻桃於花底私幃有偷

洩之香

銅山異苑魏時殿前鐘無故大鳴商羊足之鳥飛集

殿前訪諸孔子孔子曰此鳥名石燕相州記零陵山

商羊諺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有石燕遇風雨

卽飛還翡翠歸田錄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

止爲石翡翠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而翡翠

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

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

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馬兵鈴轄鄧保吉者眞宗朝
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
皆藏宣聖庫庫中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子
偶以金環于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
磨墨始知翡翠黏漆周禮攷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
之能屑金也必以其時漆也者以爲受霜露
也王昭禹曰飾而堅之鬪蟋蟀宋史賈似道傳襄陽
在漆故漆以受霜露